

姜芷叔其人其诗

■俞海

瑞籍著名歌唱家姜嘉锵的祖父,是曾任金陵卫戍副司令的姜芷叔。姜芷叔青年从军,长期在外为官,他的生平事迹在家乡瑞安鲜为人知。近日,姜嘉锵寄来一册《瑞安姜芷叔先生诗集》的复印件,他弟弟嘉铤则嘱我为诗集写点什么。这本珍贵的《瑞安姜芷叔先生诗集》,帮助我打开这位瑞邑先贤的人生之门,从这些幸存的诗篇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位前辈戎马一生的炬光亮点和儒将风采。

弃文习武,以身许国的磊落壮志

姜之涓(1867-?),字芷叔。永嘉人李从庄在诗集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乡先哲姜公芷叔,少以秀才举,为人气节高尚,磊落有大志。时值国难方殷,危机日促。公慨然以身许国,效命沙场,弃文习武,考入江南陆军学堂。”

秀才从军,为有报国壮志。诗集中有一首《庚子由宁过沪在小广寒听书寓有感》的诗,颇能说明姜芷叔青壮年时期的爱国情怀。

“兵戈扰攘几时休,悲国仲淹再上楼。天子蒙尘遭路劫,昭君出塞抱琴愁。竟无好处容高枕,计有奇人统大球。商女不知今日事,琵琶犹作假风流。”

此诗作于庚子,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这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时年33岁的姜芷叔,早已从陆军学堂毕业,步入军界为官多年。一次他在上海听书时,有感于国难当头,山

爱憎分明,崇尚气节的儒将风范

中国甲午战败以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在列强环伺,国土面临瓜分的危急时刻,身为京陵卫戍副司令的姜芷叔来到杭州,第一件事便是拜谒岳王庙,他在岳飞塑像前,提笔写下《谒岳王庙》和《题铁秦桧》两首诗:

“忠魂尚在大罗天,泥像如生气凛然。孤愤含冤三字狱,西湖便到拜王前。”(《谒岳王庙》)

“屈膝奴颜真愧死,铸成白铁美容身。假将不朽遗天壤,世世好教骂佞臣。”(《题铁秦桧》)

遍历山川,指点江山的书生襟怀

姜芷叔生长于东瓯名城瑞安,深受当地文风影响,自幼工诗词书画,虽然身为军界统领,骨子里仍是一个书生,戎马之余常常以翰墨自娱。

辄从事戎机凡十余载,遍历名山大川,一切羁愁感叹之言,潇洒婉转,当时军人无出其右。此言颇有见地。

诗集中有不少山水诗作。作者仄身山水之间,时常胸怀块垒,对景抒怀,佳句迭出,可圈可点。《登鸡鸣寺豁蒙楼》两首绝句便是一例:

“斯楼高耸出台城,槛外湖光照明明。更有钟声惊梦觉,胸中蒙蔽豁然呈。”

广雅中堂建此楼,更阳制府亦时游。名公风度原难企,敢谓儒生未可侯。”

又如《画梅》诗:

“襟期潇洒出风尘,画出梅枝见性真。不信黄庭初写处,广平作赋竟传神。”

作者能诗能画,借梅枝以喻人。梅枝铮铮铁骨,傲雪挺立的英姿,正是爱国军人的真实写

缕缕乡思透笔端

乡思和乡愁是历代诗人的永恒主题,姜芷叔也同样绕不开这个主题,从诗集中仅有的几首思乡诗中,我们不难看到长期羁居客乡的他,心中溢满浓浓的乡思与乡愁。

《思亲》:“堂上承欢二十年,而今色笑两悠然。白云在望亲何在,独抱衷肠泣昊天。”

《思兄》:“宦游江南羁七载,况味频尝蔗境甘。安得鹏飞春月夜,天伦乐事叙家园。”

《己酉中秋赏月有感》:“团聚家庭别有天,儿童拜伐月中婵。一方香酒供杯鼎,十样果糕设几筵。羯鼓催如祈乐岁,霓裳咏似学逃仙。悲离此日才欢合,前后江南十四年。”

前两首绝句,作者向我们诉说了自己从二十

河破碎,而上海十里洋场,醉生梦死,繁华依旧,不禁心中百感交集。

古人云:诗言志。思为诗之本,诗为感而作。姜芷叔在诗中追古论今,借诗言志。一个爱国军人的拳拳报国之心,跃然于纸上。整首诗视野开阔,气势豪迈,宛如大江东去。

在另一首《秋怀·次吴声玉秀才原韵》的诗中,我们同样看到作为肩负重任的爱国将领那种胸怀壮志、渴望报国的急切心情。

“秋光明媚鸟声幽,金粉六朝足壮游。万景曾经云过眼,一生只怕雪盈头。山中归隐携双屐,湖上逍遥泛小舟。但恨中原成逐鹿,辽阳战局不时收。”

在这首诗中,作者虽身居六金粉之都的南京,却时刻不忘国家大局,尽管玄武湖上秋光明媚,轻舟荡漾,他关心的是“中原逐鹿”和辽阳战事的结果。

姜芷叔把拜谒岳王庙作为自己杭州之行首要大事,可见他要效法岳武穆“精忠报国”的故事,履行一个爱国将领的职责。他还灵活运用跪像背后的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之含意,强烈谴责秦桧一伙屈膝奴颜,遗臭万年的丑恶嘴脸,针砭时弊,警示世人。诗风明快流畅,直白通俗,不但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也表现了他自己崇尚民族气节的内心追求。

照。作者画梅自励,亦隐喻赞美神州大地上一切英雄志士之意。

而在《遇长崎女太文保于大吉丸商轮》和《七月初七日夜,崔潮贤弟来索西女诗债》两首绝句中,则尽现作者在戎马倥偬之间,风流倜傥的书生气概。

其余如《秦淮杂咏》、《申江即景》、《京江即景》、《访随园旧址四绝》、《桃花浪》等诗也都发自胸臆,写来挥洒自如,值得品味。温催青法的发明,表明了我国古代人民对于温度与生物生长发育间的关系已有较深认识。人们可以通过调节温度来调节生物制种过程,这为生物的繁育提供了一条简便而有效的途径。特别要指出的是,《永嘉郡记》中《永嘉有八辈蚕》的记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低温催青法最早的文字记载,距今已近1600年,其叙述详尽、准确,反映了温瑞人民的聪明才智,是古代温瑞人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

岁离乡后,在沪杭一带军中供职时的思乡之苦,“白云在望亲何在,独抱衷肠泣昊天”,回首当年“堂上承欢”的那些日子,犹如“品尝蔗境”,难以忘怀。读来令人热泪盈眶,顿生无限同情。

后一首诗作于己酉年,即宣统元年(1909),这时,姜芷叔已经人过中年,客居他乡也已14个年头了,寂寞孤独的他终于迎来了中秋团聚的一天,回想儿时“拜月中婵”、“香酒杯鼎”、“羯鼓祈岁”,全家欢度中秋佳节的热闹情景,犹历历在目。“悲离此日今重合,前后江南十四年”,人世上总是离多聚少,团圆的日子是何等难得啊!

瑞安先贤故事会 57

林损横眉冷对时流

■马邦城



马邦城 画

林损(1891—1940),字公铎,号叔累,是个苦命的孩子,出生之日,母亲因难产而撒手人寰;7岁时,父亲也患病辞世离他而去,从小无依无靠,是由姨母与舅父抚育成人的。他舅父陈黻宸乃东瓯大儒,学识渊博,桃李满天下。林损得其教诲,从小就涉猎经史,好学不倦,10岁时已出口成章,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有“鬼工”、“神童”之誉。

光绪三十一年(1906),陈黻宸调至广州任职,林损也随之就读于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归乡执教席,曾独自一人创办《林损杂志》而名噪一时。宣统三年(1911),他离乡赴沪,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并就任《黄报》编辑,竭力鼓吹革命。民国元年,赴北京任新民日报编辑,所撰政论等文,“慷慨激昂,闻者心折”。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钦慕他的学行,以为可与南宋陈亮、叶适相媲美,特聘他为预科讲师,不久转为文学教授。此后,他历任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多所名校的教授。

林损相貌清癯,长须飘逸,望之俨然,为人处世既以文名,又以狂名。他幼失父母,缺乏家庭温暖,形成了愤世嫉俗,冷眼时流,孤僻高傲的个性,碰到不合理的事,往往口诛笔伐,毫不留情。

他早年在乐清柳市高等小学执教时,当地有一个喜附庸风雅的富商,自炫能诗善赋,经常在众人面前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一日,他大张筵宴,邀请林损等几位教师也一同赴宴。席间,富商自言曾暗恋一妙龄少女,可惜她红颜命薄,过早辞世。他赋诗凭吊,中有“美人埋骨不埋香”一句,独具韵致。众人闻听,皆随声附和,大加赞赏。唯独林损嗤之以鼻,直言不讳地说:“古有盗诗者,今有窃句人。此乃清‘粤东三子’之一、黄培芳门人所作诗句,收录在《香石诗话》中,不信即可查阅!”一言既出,举座皆惊,大家都打心底里佩服他的强记博闻。那位富商更是满面羞惭,无地自容。

1917年夏,胡适应蔡元培之聘来北京大学任教授,陈独秀当时为文科学长,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正如如火如荼、蓬勃展开。胡适与钱玄同等力倡白话文,一时蔚成风气。其时,

林损也在北大执教席。他却横眉冷对、不肯买账,依然固守旧辙,还偕同一批持相同观点的教授组织“汉学研究会”,与之分庭抗礼。他曾公开撰文反对说:“白话虽兴,未若八股,会当张我三军,扫此丑孽!”口气之强硬,态度之顽固,成为当时学界的谈资笑柄。

林损在北大与黄侃交好,黄是章太炎的大弟子,年纪虽轻,国学根底却很深。周作人在《北大感旧歌》中,曾把林损与黄侃,还有辜鸿铭、刘师培等都列为“畸人”,即所谓怪人。黄侃也是维护“国粹汉学”、反对白话文的死硬派,与林损意气相投,遂成莫逆之交。五四运动爆发后,黄侃因受新派排挤离开了北大。当时,林损正患病在家,闻讯后,对挚友的离去很是愤慨,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林损不仅脾气怪僻,性格狂放不羁,而且还嗜酒如命,简直“一日不可无此君”。喝酒都喝成肺出血了,他还泰然自得地吟诗曰:“呕血自沾庭上草,群蜂休认作丹莰”。而且喝酒以后,又嬉笑怒骂、口无遮拦,所作所为往往为世俗所不容。

一次,他在北大上课,竟手持酒杯上讲台,坐在教席上把酒论谈,纵横捭阖,滔滔不绝。当时北大规定,只有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才可坐在椅子上教学,以示敬老。林损年纪轻轻,居然如此放肆,自然招致非议。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本来就对林损不满,便借此指责其有碍行政,意欲将他赶走。林损勃然大怒,当即拂袖而去,改入黄侃所在的南京中央大学。

当时学界有“胡适放林损”之说。这个“放”,即放逐的意思。有好事者以“陈平害范增”句对之(典出秦末汉楚纷争之时,项羽误中陈平的反间计,放逐亚父范增,致使范增途中死于背疽)。林损闻后,更是愤愤然而鸣不平:“彼胡适何许人也,能致我疽发背死乎?”

林损在上海交通大学执教时,校长孙科实为挂名,一年之中绝少来校顾问。一次学校得知孙科要来,便设宴款待,并通知全体同仁出席欢迎。当通知书送到林损手中,他很是恼火,便在回执上写下“不去”两字。助教徐英觉得这样影响不好,建议林损改成一个“知”字,这样去与不去都悉听尊便。结果,林损提笔将“不去”两字涂掉,改为“知道了”三字。校方认为如此则更为不妥,无奈之下只好将通知单撕了,另换一张上交了事。

林损虽孤傲不群,横眉冷对时流,却始终怀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抗战爆发后,眼见国军节节败退,大好河山沦落敌手,他更是痛心疾首,忧国之思见诸于诗篇。回归故里后,索性闭门不出,终日饮觞满酌,狂饮不息,常自叹身居乱世而无匡危纾难之功。不久,闻马一浮出主复性书院,心向往之,也曾计划在家乡创办翼圣书院,可惜事未成而身先卒。于1940年8月26日病故,年仅50岁。

林损死后,士林震悼,瑞安当地和陪都重庆分别举行公祭,各地挽联纷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明令予以褒扬。马叙伦亦赋二诗凭吊:

(一)回首春风四十年,溝蕙谁得似彭宣。可怜一世文章伯,中酒伤贫入九泉。

(二)长堤柳色几番青,消息沉沉倚驿亭。历数逢辰应有验,秋风吹落少微星。

瑞安市社科联 协办 电话: 65818090 电子邮箱: 941222480@qq.com